

张建和他的艺术符号

■董素芝

艺术家总以个性凸显,他们“符号”般存在着,以自己的艺术语言与世界对接。远处说,梵高和他的“向日葵”,罗丹和他的“思想者”,达·芬奇和他的“蒙娜丽莎”,毕加索和他的“哭泣的女人”,莫奈和他的“日出”、“睡莲”;近处说,齐白石和他的“虾”,徐悲鸿和他的“马”;眼前说,几米和他的“地下铁”,“向左走,向右走”……

而张建,以“树”和“墙”实现了这种对接。这是当代摄影家张建给我带来的启示。

我是从《生活在别处——张建当代纪实摄影作品集(2013)》认识张建的作品的。但他彻底混淆了我关于绘画和摄影的常识,以至于我搬着他的作品集前翻后翻,迷糊了半天,还不明白我眼前的是摄影还是油画,不得不一次次翻看封面确认。

画面上,那些影影绰绰火鸟般燃烧的树,那些身着婚纱临风而舞的树,那些像游戏里的怪兽一般四处窜动的树,那些带着原始生命魔法像巫婆的扫把一样走动的树,还有密密麻麻的树阵,实在难以找到纪实摄影的痕迹。它们更像诗:“树影弯曲成风的形状/树影飘逸成雾的形状……我们就是一棵棵婀娜多姿的树/并发出沙沙沙的响声”;它们更像画,用相纸代替宣纸成就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吟风弄月,或者对“看似碎片化的元素(色与光)进行选择组合”,展现不同组合与色调的树、墙、荷花,从而有了抽象画派风格和东方绘画的神韵;它们更像乐舞,以色的节奏感和形的韵律美表现出来,给人以强烈的心理感受。

如果说,张建的“映像·树”系列作品从最初的生硬纪实,到后期融入东方美学的内涵和西方创作手法,赋予了树妖娆万千的姿态,仍尚能找到纪实痕迹的话,那张建的“墙”系列则成了色彩和空间的分配,只是一个似无形又有形的无限世界。

“神曲”系列里,一个个神秘的音符,一团团缠不清的符号,一道道箭矢般的印痕,打开了人与世界碰撞的通道。他的“梦空间”和“灵影”系列已无法从视觉来定义作品的内

涵,更灵异古怪,展示的似一个个充满生命律动的神秘世界。观“梦空间1号”,如一个人悄悄偷看一个燃烧的城堡,暗红的画面中,火苗在不停地窜动着,色彩的对比让人有无处逃遁的悲怆之感。

置身在张建迷人的画面中,有惊呆之感。天啊,张建定是得了神助,要不,这神秘的光色岂可轻易得到?它确似梦影一般,只在瞬间灵光一闪便无处可觅,可张建还是捉住了它。也由此感受到,张建拍摄那一组组画作品时,内心的狂热和冲动,以及追逐即兴创作的猛烈。

用绘画的风格尝试摄影,张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艺术语言,正是这种尝试,使张建到达了一种他人无法轻易企及的高度。是这种高度,使张建成为摄影家中的另类。

去年11月底收到张建的作品集,一幅幅作品梦幻奇崛,有的似油画,有的像工笔,但里翻外看没找到一个和我有关的字眼。纳闷儿,我和张建并无交集!再看寄出地成都,仍在不解中。直到看到集子中收有眉山诗人楼子关于作品的点评和欣赏,我的莫名其妙才找到出处。

自古巴蜀出奇才,巴蜀之地奇人多多奇事多多,出“怪才”、“鬼才”都见怪不怪,庆幸的是,我有撞上机缘,它们总开天目般给我意外的惊喜。

我是后来才知道,无论“色戒”,“梦空间”,“灵影”,还是“花叙”系列,张建的这些作品底片全是墙,是张建身边的墙,而且很多是城市即将拆去的老墙。是张建个性化的审美,赋予了这些普通事物灵性和生命,使它们有了生命有了美。

最初看“色戒”系列作品时,我只看到由黄、红、白、黑、灰白、蓝、咖啡色等色彩组成的一个个斑斓世界。而小学刚毕业,学过画画的小女儿看到“色戒35号”却告诉我,“从色彩上看,此图完整时应当很漂亮,每块砖上都有一个小故事。它完整时当是一幅美丽的墙,复杂的颜色更能透出它的美”。

女儿的后一句话还真让我刮目。让我想

起张建的话,他说:“图片的物质质量用现代技术可以决定,但镜头对准谁,却由眼睛来发现。”

也许,这是打开张建画意创作之门的钥匙。

张建从小就喜欢绘画,无论国画、油画、版画等,他还酷爱古典诗词,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张建就写诗赋词,这些厚实的人文学养为他今天的摄影创作奠定了基础,成就了他今天的摄影发展走向。面对身边葱茏的树,老树,各种各样的墙体,老墙,即将拆除的墙,张建的心灵镜像里是沧海桑田,或悲或喜。因此,对身边的事物、客体,他已不满足于仅仅拍得漂亮,而要表达出对应大自然的心灵感动。

张建说:“所有艺术作品的诞生都该是深入生活与高于生活的过程,无论是摄影还是绘画它都要表现艺术家的内心世界。他们在创作过程中都带有创作主题个体的情绪,比如摄者在拍摄过程中就已有选择,背景的选择,角度的选择,信息都是经过筛选的,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而绘画更是不能脱离作者自己的主观意识了。”

但,几乎所有第一次见到张建作品的观者,都有着一样的疑问:为什么张建的作品像油画?和后期制作有关吗?

张建对此更坦率,我不懂PS技术,我的作品看上去像油画,这和曝光、色温等相机的运用就有很大的关系了。我用多次曝光技术,其实自己拍的全是身边的事物,比如斑驳的墙体、盛开的荷花,“最美的东西都是来自大自然,PS创造不了这么唯美的东西”。

在谈到荷花时,张建更是一种顿悟之感。他说:“这时我才知晓,荷花之美不仅仅在仲夏里骄阳下……原来荷花在深秋乃至冬季依然开放着,只不过花姿花韵的形式潜入了花的骨子,随着各种光源的照耀,美在流溢。荷花骨子里的美远远超越了时节。当你能读懂花美在骨子里,你能放下镜头吗?”

是啊,行走在人文道上的张建能放下他的镜头,抛却他的符号吗?

诗歌

白洋淀寄怀

■薛顺民

有幸乘舟淀里行，
芦花深处觅神兵。
红桥水下观鱼讯，
绿柳岸边寻雀踪。
杆上墨鸭留健影，
船头游客放高声。
思怀最是当年事，
雁阵驱倭唱大风。



人生之歌（外二首）

■张保权

天苍苍
地茫茫
道路蜿蜒
征途漫长
壮志豪气从天降
横刀立马驰疆场
笑迎人间沧桑
无愧英勇儿郎

勿彷徨
不迷茫
泰然自若
琴心箭步
踏遍五岳渡三江
历尽磨难奏乐章
凭揽风流倜傥
岂为坎坷沮丧

童年

童年
似晶莹的玉
又像含苞的荷
好看、好玩、可爱

童年
不会怒眼
也没有紧皱的眉头
只有酒窝、笑容

童年
一颗童心
呢喃着满口的童语
编织了童真的故事

母爱无声

清晨,童年的我
酣睡着还在梦里
一缕越窗的阳光
照在微笑的脸上
母亲轻柔地将它拂去
梦幻中
仿佛听到一丝细语:
孩儿,睡吧
饭菜温在锅里

随笔

怀念我的祖母

■沈晓歌

个(批)本科生。那年初秋,祖母省吃俭用,东拼西凑了八块钱把父亲送上了西去的火车。

贫穷和动荡笼罩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六十年代。虽然父亲已经在西北山区参加教育工作,但家庭的重担还是压得祖母抬不起头来。祖母节衣缩食,蹣跚小脚,以瘦弱的身子撑起了家里的一片天。一九七二年,祖母因患障碍性贫血大病不起,父亲用尽所有积蓄,带着天坛医院的特效药挽救了祖母的性命。此后的近四十年里,祖母虽瘦弱但一直健康。

我对祖母有着双重情结。我出生在那个充满浩劫的时代末期,母亲先前已经哺育了四个儿女,挨到我时奶水已干。那个时候还是生产合作社,母亲是党员,为着全家人的生计,不分昼夜拼着命地挣工分,甚至很少有时间拥抱自己的儿子。祖母很喜欢孙子,她空闲时候总是陪着我玩,她的小手绢里总有我喜欢的好东西,好吃的或是好玩的;我哭闹不好哄的时候,她无数次把我搂在怀里,做出哺乳的样子逗我开心;我吃东西的时候,祖母会盯着让我吃完,以免姐姐们分食。缝缝补补,磕磕绊绊,祖母给了我太多母亲般的关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她比母亲还要亲。

我求学的岁月里,家庭负担依然很重。因为那时候农民负担多啊,小麦亩产三五百斤,夏季交公粮,秋季还得交三款,最后自家仅仅顾得上温饱。不管是田间地头还是做家务,祖母一直忙碌着,没有怨言也从未说过一声累,她的梦想是早一天看到孙子成家立业,能跟着孙子享几天福。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们的国家渐渐富强起来,人民生活都好起来了。我的姊妹们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都学有所成,分配到了不同的工作岗位,并且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祖母看在眼里,乐在心里。某年的一个除夕夜,她在老家的堂屋里供上香烛,拜过毛主席老人家之后,说了一句时髦的话:我年轻的时候梦



祖母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慈爱的面容依然刻在脑海、印在心田。她生前像一棵百年老树,无私地用绿荫庇护着满堂儿孙;她累了,就化作一片飘摇的树叶,轻轻地融入了故乡的黄土地。

祖母是旧中国千千万万普通劳动妇女中的一员。一九一八年正月初八,祖母降生在豫东大地一个小小的农家院落。她的命运与众多的旧中国农村姑娘一样,十八岁嫁人,十九岁生子,二十岁以后又生育了两个女儿。中原大战的炮火击碎了祖母的私塾梦,抗日战争的硝烟惊扰了祖母的小家庭。她整天惶恐不安,战战兢兢地给地主种田,畏畏缩缩地哺育着自己的儿女们。父亲回忆祖母当年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样的苦日子啥时候能熬到头啊!

祖母不识字,她的梦想就是让儿女们进学堂读书。一九四五年秋,祖母有一天梦到东方有祥云和曙光升起,她找人占卜以后,决定量力而行,把姑姑留在身边,把父亲送到私塾去念书。一九四七年,祖母做了一件一生中最自豪的事儿:她手拉着年幼的姑姑,跟着村里的平板小轮车队伍,把积攒的衣物和粮食送给了解放淮阳的亲人。可怜天下父母心,功夫不负有心人,祖母的供养、父亲的努力终于换来了一九五七年盛夏的果实:父亲考取了甘肃师范大学,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县第一